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20世纪美国文学选读



陶洁 主编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319.4
1283

Selected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20世纪美国文学选读

陶 洁 主编

编者 陶 洁 程朝翔 刘建华 刘树森 张世耘
陈法春 林 斌 沈剑青 李 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美国文学选读 /陶洁主编.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ISBN 7-301-11015-4

I . 2… II . 陶… III. ①英语-阅读教学-高等学校-教材②文学-作品-简介-美国-20世纪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596 号

书 名: 20世纪美国文学选读

著作责任编辑: 陶 洁 主编

组稿编辑: 张 冰

责任编辑: 刘 强

标准书号: ISBN 7-301-11015-4/H·167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landwok@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4.75 印张 526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近年来，我国读者对美国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各大专院校的英语系纷纷设立美国文学选读和有关美国文学的课程。不过，许多选读课本常常从 19 世纪或更早一些的时期说起，而美国文学是在 20 世纪，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向世界并称霸世界文坛的。为此，我们决定单独编一本 20 世纪美国文学选读，供有兴趣的教师做选修课教材，也便于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了解现当代美国文学和美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脉络，在增长知识的同时提高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为撰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首先，在作家的取舍方面，凡是已经成为经典的我们仍然收入，如海明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等小说家和庞德、威廉斯、史蒂文斯等诗人。但我们增加了斯坦贝克，一方面因为他是 1930 年代关心政治的左翼作家；另一方面因为 1980 年代以来关于他的传记和评论大量出版，他在美国已经成为仅次于马克·吐温的最受欢迎的作家。

其次，考虑到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我们所选的作家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在主题、手法、文体风格或种族、性别等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所选篇目必须是该作家的经典作品。例如，我们不仅有白人、黑人和犹太裔作家，还增加了华裔和墨西哥裔作家，不仅有现实主义作家也有采用试验手法的诗人和小说家。我们还在选材上除了戏剧和个别小说家如托妮·莫里森外尽量使用独立完整的文本，并且尽量选用既有代表性又不是大家研究熟悉的材料。

第三，我们认为一本好的教科书不能面面俱到，包办一切，而是应该起引导作用，给教师和学生留有充分的思考空间和余地。因此，我们只有简明扼要的作者简介和赏析却提供了进一步阅读的篇目和一些参考书。为此，虽然此选读供一学期 18 周使用，但我们提供了 19 个单元，诗歌方面介绍的诗人就更多一些，目的在于教师和学生可以有所选择，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编写者均对所介绍的作家有一定的研究，具体分工如下：陶洁：前言、绪论；程朝翔：第 6、12、18 单元；张世耘：第 2、3、9 单元；刘建华：第 4、14 单元；刘树森：第 4、11 单元（其中三位诗人除外）；陈法春：第 7、8、13 单元和第 5 单元的 Hughes 及第 11 单元的 Hayden；沈建青：第 1、15、16 单元；李晋：第 9 单元和第 17 单元的 Pinsky, Dove 及 Bly；林斌：第 10、19 单元和第 11 单元的 Bishop 以及第 17 单元的 Warren, Ashbery 及 Soto。

虽然我们做了努力，但这本教材肯定尚未达到完美无缺的水平。我们衷心希望老师和学生以及所有的读者会对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绪论：20世纪美国文学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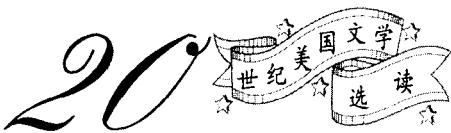
美国立国以后，尤其是在19世纪，各方面飞速发展，到20世纪初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化。与此同时，美国作家也通过各自的作品确立了关于美国的各种神话，譬如，爱默生和惠特曼等强调的美国自我的神话——美国人可以凭借个人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奋斗精神获得成功，摆脱英国的影响，成为跟英国或欧洲完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当然还有关于美国民主、美国充满机遇、美国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上帝派他们到新大陆来建设人间伊甸园等等。美国梦的主题、少年成长的叙述形式也逐渐形成，虽然美国因为历史不长而有些自卑，但由于这些神话，美国作家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反叛和批判意识，寻找新的手法和技巧，甚至富有美国特色的语言来建立美国独特的民族文学。这些神话至今还影响着美国和美国人民。美国文学也一直沿袭那反对权威、不断试验的传统。美国神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强烈冲击，但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却使得美国文学走向世界。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叛”与试验

美国文学在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熟，开始对欧洲文化产生影响，并被称为“第二次文艺复兴”，用以区别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为了动员人民，当时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分动听的口号，强调美国是“为民主而战”，“为世界的最终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战。年轻人，尤其是一些文学青年，为了保卫祖国的荣誉，也为了见识世面，纷纷报名参军，甚至未到服役年龄便自愿加入英国、法国等外国军队。如海明威主动去了意大利战场做救护车队司机；肯明斯(E. E. Cummings)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加入了法国战地救护队；福克纳去加拿大的皇家空军接受训练。

美国参战一年半以后，战争就结束了。战后，美国进入经济繁荣时期。科技革新加速了钢铁、建筑工业、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汽车制造业，1900年的年产量仅为4000辆，1929年上升到480万辆。无线电、电话和电影的发明，家用电器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1900年全国电话数量不到140万台，1930年超过2000万台。1920年美国人第一次听到无线电广播，到了1929年，收音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电影的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1922年，4000万人买票看电影，1929年达一亿之多。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开始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28年美国人达到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1929年美国的产品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1/3以上。生产、消费、娱乐、享受成了20年代的一大特点。因此，这个时代有“喧嚣咆哮的时代”(the Roaring Age)的雅名，也因为对黑人文化，尤其黑人音乐的兴趣而获得了“爵士时代”(The Jazz Age)的称号。然而，歌舞升平、繁荣昌盛的景象背后是重重矛盾。政治方



面所谓的“红色恐怖”给政府趋向保守带来了借口，对罢工等进步活动采取高压政策。种族歧视重新抬头，黑社会的犯罪活动猖獗。1920年实行禁酒令，1927年无辜的意大利裔工人萨柯—樊则蒂被强行处死等事件，整个社会的右倾保守使人们，尤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悲观失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影响十分巨大，他们怀着理想与梦想上前线寻求荣誉与冒险，却带着迷茫和绝望下战场；认识到战争是无意义的血腥屠杀，也看清政府宣传的虚伪与蒙蔽性，他们对政府和权威失去了信心。他们经历了一场噩梦，回到美国，发现祖国依然保守落后，人们的思想依然狭隘自私，生活依然富裕而平庸。他们对国家、社会、个人前途悲观失望，对传统和价值观念，包括宗教失去信念。于是在20年代初，大批年轻人涌向欧洲，特别是巴黎，像无根之木到处漂泊，在寻欢作乐中消磨时光，有些人用文学形式来描写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烦恼，表现他们的失落与绝望，形成了斯泰因(Gertrude Stein)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文学流派。他们几乎都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如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以尼克·亚当斯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和《夜色温柔》。这些自传性作品悲天悯人，对当代世界悲观失望，甚至厌恶愤慨。但它们的作者却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中坚力量。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美国国外写成的，这也许是这个时期美国文学的一个奇怪的特点。

这时期美国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反叛、试验。所谓“反叛”首先是对美国社会、道德以及文化传统的批判，这从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继承了19世纪的反叛传统，明确提出反“斯文传统”的口号，批评因循守旧、恪守传统、反对创新的保守势力；评论家门肯在德莱塞由于发表了描写乡下女孩进城后靠做有钱男人的情妇成功的《嘉莉妹妹》而大受批评的时候就坚决维护他，现在则大声疾呼，反对清教精神。在许多人看来，清教主义思想渗透了整个“斯文阶层”，是“美国生活中一切枯燥乏味的令人感到压抑扫兴和不痛快的东西的总称”，而“斯文阶层”就是门肯所抨击的对一切“真诚有趣、富有想像力和进取精神”的东西无动于衷的“有教养的、丧失了人的天性的高雅之士和上层人物”^①。年轻一代的作家中，多斯·帕索斯也挺身而出，在《反对美国文学》一文中严厉质问：“难道我们还要永远死水一潭停滞不前……永远支持赞扬其他国家的文学，我们这个无数种族混杂在一起的国家难道除了钢铁、石油和粮食以外就不可能生产别的东西？”^②

反叛的一大重点是拒绝把乡村小镇描绘成完美无缺的田园风光，而是努力表现乡村和小镇的平庸与乏味、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对人性的压抑。辛克莱·刘易斯是这一主题最成功的小说家。他一生写过20多部长篇小说，但真正出色的还是20年代出版的《大街》(Main Street, 1920)、《巴比特》(Babbitt, 1922)等。这些作品多半以中西部的小镇为背景，揭露市镇生活的闭塞和保守、居民的愚昧狭隘和对新鲜事物的偏见与抵制。《大街》抨击他称之为“乡村毒菌”的习惯势力，使这个小镇成了美国社会保守生活的代名词；《巴比

^① 丹尼尔·艾伦：《文坛状况与文学运动》，见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36页。

^② 约翰·多斯·帕索斯：《反对美国文学》，见《新共和》第八期(1916年10月14日)，第269页。

特》对一个追求享受的房地产掮客刻画得入木三分，从而使主人公的名字“巴比特”进入美国英语的词汇，成为庸俗市侩的同义词。刘易斯的成功使他在193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今天看来，刘易斯其实很欣赏他讽刺挖苦的人物和他所抨击的生活，他的作品的艺术性也并不很高，他的成功在于他诉说了当时人们反叛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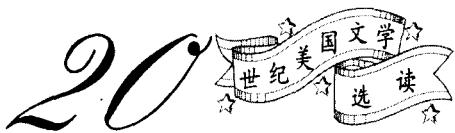
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试验性”其实跟反叛性不可分割。反叛并不只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还表现在努力摆脱文学艺术传统的束缚和限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革新，需要试验新的手法、风格和技巧，甚至要寻找一种民族的语言来建设真正的美国文学。为此他们渴望了解外国，借鉴世界上，尤其是欧洲在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和哲学思潮方面的成就与经验。于是，弗洛伊德在1909年被请到美国做演讲，他的关于梦和无意识的心理学和性理论在20年代被大量翻译介绍到美国，为作家们的试验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同样，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悲剧理论、弗雷泽的神话、柏格森关于“持续时间”和直觉的观点以及马克思的阶级论等等都得到宣传和介绍，也都产生了影响。1913年，纽约举行了著名的阿默里国际艺术展，介绍了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等先锋派艺术家以及达达主义(Dadaism)、立体主义(Cubism)等多种多样的先锋派绘画和雕塑品。这个展览在美国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预示现代主义运动即将开始。

在试验革新运动中，小杂志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一向受冷落的诗歌有了自己的刊物：1912年在从来不是文学中心的芝加哥出现的《诗刊》(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主编门罗(Harriet Monroe)在创刊号中宣称，这本杂志“将是海洋中一个绿色的岛屿，在那里，‘美’可以种植她的花园，而‘真’，那欢乐与悲哀、隐藏的喜悦与绝望的一丝不苟的揭示者可以无所畏惧地进行她勇敢的追求”^①。应门罗的邀请，已在英国参与领导意象派新诗歌运动的庞德(Ezra Pound)成为这杂志的驻外编辑。庞德答应向读者时刻提供有关英国、法国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信息，主张只进口“比国内生产的作品要好的作品，最好的外国作品”^②。他还呼吁美国出现新的“文艺复兴”，认为美国文学的一场“大觉醒”可能使“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看上去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③。正是《诗刊》发表了艾略特(T. S. Eliot)的《普罗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以及日后成为大家的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芝加哥诗人林赛(Vachel Lindsay)、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等人的早期作品。其他的小杂志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还有试验性很强的《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 1914)、《他者》(Others, 1915)、《七艺》(The Seven Arts, 1916)等。在它们的影响下，即便一些老杂志也改变了编辑方针，如19世纪80年代创刊的《日晷》(The Dial)就在1922年刊登了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在南方田纳西州纳希维尔创办的小杂志《逃亡者》(The Fugitive Magazine)成为南方作家如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泰特(Allen Tate)和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跟1921年也在南方出现的《两面人》(The Double Dealer)等其他小杂志一起为南方文学的兴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许多小杂志维持的时间很短，但它们为作家的创新和试验提供发表园地，在介绍新

^① 哈丽特·门罗：“编后语”，见《诗刊》第一期，1912年，第28页。

^② 见D.D.佩奇编：《庞德书信选：1907—1941》中给门罗的信，纽约：Harcourt Brace出版社，1950年，第10—11页。

^③ 庞德：《文艺复兴》，见T.S.艾略特编：《文学论文集》，伦敦：费伯出版社，1954年，第224页。



的诗歌理论、发现和扶植新秀、培养与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尤其为造就美国最繁荣富有的诗歌时代和发展现代主义诗歌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小杂志也就没有 20 年代繁荣的美国现代派文学，尤其是现代派诗歌。

反叛与试验的一个结果是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家。美国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文学理论家。现在情况不同了，小杂志要宣传办刊方针和宗旨，作家们要谈论自己的创作原则，都需要理论；对旧文学传统的批评，对国外新流派新理论的介绍，对新文学的评价也需要理论。于是，理论家们便应运而生。从反清教传统的门肯(H. L. Mencken)和凡·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卡尔维登(V. F. Calverton)，从做杂志编辑的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到庞德、艾略特等诗人，他们的理论对美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影响。《逃亡者》更是对创建 3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主宰美国文坛的新批评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反叛与试验的最大成就是导致 20 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大繁荣。当时现代主义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例如未来主义是在意大利首先诞生，而达达主义最早出现在苏黎世。至于法国，尤其是巴黎，更是一切先锋派艺术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定居在巴黎的斯泰因的家就是欧洲艺术家和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讨论文学艺术的聚会场所。美国作家从朝气蓬勃的世界文艺浪潮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文化的继承人，可以自由地运用各国的文化。庞德吸收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文化，艾略特在《荒原》里使用各国的语言和神话。文学家们接受了文学等同于艺术的观点，开始高度重视形式和技巧问题，努力向艺术家学习，要在诗歌小说中创造绘画的效果。威廉斯的一些诗歌就像一幅幅绘画，海明威的小说看得出立体派绘画的痕迹。他们反对现实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实，只是在表现手法上突破传统的框框，从传统的时空顺序转到跳跃式的、不受空间限制的来回颠倒的时序，从反映外部现实转到关心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无意识对外界事物的流动式的反应，甚至同时表现几个人物的意识，不断转换视角来反映他们对世界的感受。总之，作家们个个标新立异，迫使社会注意他们的存在。

现代主义作家在手法上标新立异，在作品内容方面却有愤世嫉俗的共性，因为现代主义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现状的一种抗议。他们认为过去支撑人类生活的各种体系制度，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宗教、艺术方面的，都已经被摧毁或被证明是虚假的，因而需要革新，手法上的不连贯性等等都是为了表现这个支离破碎的社会观。换言之，他们猛烈抨击社会正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重大，努力想用艺术来拯救社会，为世界创造新的秩序。海明威的“压力下的优雅”就是一种处世为人的方式。诗人史蒂文斯说：“在一个没有信念的时代里……要由诗人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风格来提供信念的快乐。”^① 美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从诗歌开始，以庞德领导的意象派和旋涡派诗歌为开端。美国诗人不仅学习 20 世纪的流派，还深受 19 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17 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以及 19 世纪本国诗人如惠特曼、迪金森等人的影响。这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诗人们有意识地对诗歌的传统风格、表现形式和技巧进行革新，纷纷寻找十分个性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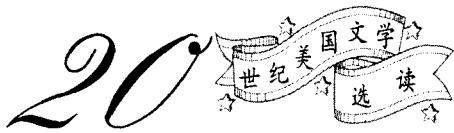
^① 史蒂文斯：《诗歌素材》，见弗兰克·科墨德与琼·理查逊编：《史蒂文斯诗歌与散文集》，“美国文库”，1997 年，第 916 页。

语言和手法来表现自己对社会、世界、人生的看法。例如，许多诗人用自由诗体而不大喜欢格律音步十分严谨的传统诗体。在语言方面，他们反对传统的高雅诗歌语言，采用日常生活的口语体。当然，诗人们也各不相同，威廉斯的自由诗体跟艾略特和庞德的风格就大不一样。威廉斯更强调视觉效果，而艾略特则看重音步和节奏的音乐性。他们都主张口语，但弗罗斯特采用新英格兰地区农民的语言，林赛和桑德堡(Carl Sandburg)使用中西部老百姓的语言，而艾略特的诗歌虽然有口语的味道，他却认为有些思想感情用其他风格也许能表现得更好。诗人们深切感到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他们的诗歌就是要表现这种不协调。于是，他们大量采用幽默与反讽。桑德堡和林赛依靠西部幽默，在高度夸张中达到挖苦的目的，弗罗斯特则突出新英格兰地区不露感情的冷漠式的讽刺，而艾略特、威廉斯和史蒂文斯等人的反讽就更为含蓄和深沉。艾略特运用“想像力的逻辑”，在《荒原》中抛弃一般诗歌中的过渡、概括、论述等手法，把不同的意象并列在一起，用支离破碎的形象反映社会的问题。在这个“第二次鲜花盛开的时期”(the Second Flowering, 意为文学高度繁荣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现在被认为是经典的诗集，诗人们还常常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的理论，如庞德的“要日新月异”的口号和对意象派诗歌的定义等理论、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感受的分化”、“想像力的逻辑”、“作家不能脱离传统但要像催化剂那样使传统起变化”，以及威廉斯的“不表现观念，只描写事物”和史蒂文斯关于客观现实和想像力的关系等理论不仅在当时起作用，还对后来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的戏剧由于清教主义的影响一向不很发达，但一次大战后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的表现主义戏剧、瑞典表现主义戏剧家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挪威的易卜生(Henrik Ibsen)、意大利的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英国的肖伯纳(Bernard Shaw)等开始影响美国戏剧界。另一方面，由戏剧艺术爱好者组成的试验性的小剧院开始出现，对百老汇等商业剧院进行了有力的挑战。最为著名的是“华盛顿广场剧院”(战后改名为“剧院协会”)、普罗文斯敦剧社和以哈佛大学的47号工作室为代表的学员剧团。这些小剧场或戏剧团体几乎都有自己的剧作家。他们一反陈腐的俗套，努力表现当前的美国生活，抨击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奥尼尔(Eugene O'Neill)，他运用各种创作方法来揭露社会问题：表现残酷的现实如何粉碎普通家庭的生活理想等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剧作家们还大量试验各种手法与技巧。如埃尔默·赖斯(Elmer Rice)用表现主义手法写了《加算器》，而在《街景》(1929)中则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奥尼尔不仅采用传统的手法还在作品里试验了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甚至在一部作品中兼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多种技巧。奥尼尔的天才与哲学思想使他成为20世纪美国戏剧的重要人物。

跟“新诗”运动和“新戏剧”运动相比，小说也在不断革新。从1914年开始到20年代末，斯泰因、凯瑟(Willa Cather)、安德森、德莱塞等老一代作家的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问世的。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如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以及黑人作家吉因·图默(Jean Toomer)等人开始在文学舞台上各领风骚，都通过小说批评工业化和物质主义的恶果、战争对人的精神伤害、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造成的悲剧。

小说在技巧方面的试验并不落后于诗歌和戏剧。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巨人之一”



的斯泰因对语言和标点符号进行试验以捕捉流动不定的生活现实。安德森对小说形式进行试验，在《俄亥俄州的温斯堡镇》中用具有同一个背景、同一个主人公和同一种气氛的一系列短篇故事来加强这些故事作为整体的总主题。海明威在故事里穿插新闻报道，多斯·帕索斯在小说中插入电影、新闻片、报纸，甚至流行歌曲的片段。总之，作家们不断破坏故事的叙述线索以表现世界的混乱和社会的失控。当然，这时期传统的手法并没有消失。德莱塞、刘易斯采用文献式描写和细节堆积等自然主义手法；凯瑟、菲茨杰拉德却十分注意对细节的取舍，更看重故事的氛围，因而使他们的作品富有诗意。海明威试验用小词、短句，多对话，少描述，他的“冰山理论”确实开创了新的文风。跟他相反，福克纳用繁复的长句和晦涩的语言来表现世界的复杂。可以说，跟戏剧、诗歌一样，小说文体风格的多样性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特点。

二、美国的“左翼”文学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走到了尽头。1929 年，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一时间，银行倒闭，投资者破产，80% 的钢铁工厂倒闭，无数工人失业。与此同时，1930 年开始的持续干旱使大萧条雪上加霜，沙尘暴几乎横扫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破坏了大量农田，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向西部迁移去寻找生路。这场危机波及面广，延续时间很长，几乎使整个国家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 1933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29%，失业率上升到 24.9%。罗斯福 1933 年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已关闭，三千多万家庭没有正常收入，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家园，在铁路线上颠沛流离，妄图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矛盾，罢工运动四起。1931 年，煤矿工人在宾州等五六个州举行罢工。1932 年，亨利·福特命令警察向他在底特律汽车工厂的罢工工人开枪造成的死伤事件震惊全国。同年，两千多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聚集在华盛顿。他们因生计无着落而要求政府提前支付原答应在 1945 年支付的补助。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却用刺刀和催泪弹，甚至子弹驱散了这群老兵，制造了另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也使政府的信誉一落千丈。

在这种形势下，“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一度成为 30 年代颇有影响的主流文学，使 30 年代有“红色十年”之称。作家和艺术家们关注社会问题和经济形势，开始发表有明确阶级意识的作品，描写经济萧条对工人、农民，甚至中产阶级的影响。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在美国有一定的力量。1877 年纽约的德裔移民成立社会主义劳工党，宣传马克思的思想，企图通过竞选取得政权以进行改革。1898 年又出现社会主义民主党，1901 年两党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党。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成员认为他们应该放弃改良主义立场，立即行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统治。在《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约翰·里德(John Reed)的帮助下，他们于 1919 年成立了美国共产党。左翼作家如迈克尔·高尔德(Michael Gold)、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人还创办了一些进步刊物，比较重要的有《群众》(The Masses, 1913—1926)、《解放者》(The Liberator, 1918—1924)，尤其是标志美国激进文学重要里程碑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喉舌的《新群众》(The New Masses, 1926—1948)等杂志。它们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研究马

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作家的责任和文艺的方向。早在1921年,迈克尔·高尔德就在《走向无产阶级艺术》中强调艺术家应该来自工人,跟人民群众紧密团结,通过社会革命创造“新的更真实的艺术”^①。1925年,著名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评论家凡·维克·布鲁克斯等都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作家们更加政治化,出现了更多的左翼文化团体,如“约翰·里德俱乐部”、“工人戏剧联盟”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如《铁砧》、《工人联盟》等左翼杂志。甚至一些有影响的自由派杂志如《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民族》(The Nation)等也都向左转。作家们把社会主义的苏联看成是希望的曙光,从老一代的德莱塞、新闻记者麦克斯·伊斯特曼到年轻的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和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等都前往苏联进行访问,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才是美国的出路。1931年德莱塞访苏回国后说:“对于世界问题,尤其是美国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②出于作家的责任感,无论中间派还是自由派都向共产党靠拢,参加或支持它的活动。1932年52位知名人士,包括老一代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和年轻的“迷惘的一代”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麦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以及休斯、威尔逊等联名签署公开信,支持共产党参加竞选总统的活动。作家们还到动乱或罢工地区进行调查,撰写文章,揭露真相。德莱塞考察了宾州和肯塔基的煤矿罢工后在《悲剧的美国》(1932)里愤怒地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威尔逊也认为他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研究已经过时,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更值得探讨。于是,他前往底特律、芝加哥和南方肯塔基等一些动乱地区考察,为《新共和》写文章,报道这些地方的贫困和罢工情况以及公司领导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忍与仇恨,并在1932年以《美国恐慌》(1958年修订版改名为《美国地震》)为题结集出版。评论家认为这些文章是“1932年美国的最客观的画面”,“是一个走到‘外面’的人在亲眼目睹了取代繁荣十年的经济萧条情景后所作的新观察和新评述”^③。威尔逊还大力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积极去苏联访问,并且陆续发表他的研究心得和访问观感,这些文章后来在1940年结集出版,以原彼得堡的一个地名为标题,叫《去芬兰车站》。直到晚年,威尔逊仍然认为这本书“基本上可靠地报道了革命家们认为他们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做的事情”^④。威尔逊可以说是转向政治的自由派作家的典型代表。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并不认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但仍然表示欢迎共产主义,说“伟大的诗歌无不出自共产主义思想”^⑤。由此可见左翼文学在30年代美国的影响。1935年在“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倡议下,作家们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美国作家同盟”,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领导,从此把“分散的、无党派的自由主义人士的力量全部吸收到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主义‘联合阵线’中来”^⑥。

^① 丹尼尔·艾伦:《左翼作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1977年,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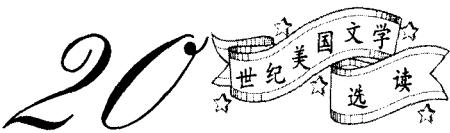
^② 同上书,第178页。

^③ 这是马修·约瑟夫的话。引自里昂·伊德尔为埃德蒙·威尔逊的《30年代》所作的“注释”,见埃德蒙·威尔逊:《30年代》,法拉·斯特劳斯·古罗可斯出版社,1980年,第51—52页。

^④ 同上书,第xxiv页。

^⑤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评论》、《联系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2月),转引自《激进的陈述: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的政治与形式,1929—1941》,芭芭拉·弗雷著,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2—133页。

^⑥ 丹尼尔·艾伦:《文坛状况与文学运动》,见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朱通伯等翻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615页。



同年,罗斯福为了对付经济衰退实行新政,设立公共事业振兴署,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该署也为困难的作家、艺术家们设立了联邦艺术、联邦作家、联邦戏剧等项目。其中,联邦作家项目资助了已经成名的作家,如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剧作家埃尔默·赖斯、黑人诗人克劳德·麦克凯(Claude McKay)等以及日后成为名家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剧作家阿瑟·米勒、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拉尔夫·埃里森、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这些作家中有不少人比较激进,尽管也有中间派或思想保守的人士。因此,评论家认为30年代也许是“美国激进人士最后一次参加政府的项目,希望能够藉此让广大人民了解他们对国家的看法”^①。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是要保持与提高人民对国家的信心,树立美国是一个包容所有人的多元文化国家的形象。他们组织作家们编写各州旅游指南,同时也资助赖特、赫斯顿、埃里森等黑人作家发掘黑人文化,撰写黑人历史,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当然,由于是政府资助的项目,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他们还是发表了一些比较进步的作品,如在编写指南时把重点放在普通劳动人民而不是知名人士上。赖特在芝加哥、埃里森在纽约收集的有关黑人的材料对他们后来写《土生子》和《看不见的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赫斯顿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骡与人》就是联邦作家项目的一个课题。当时联邦戏剧项目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戏剧形式——“活报剧”,中心人物总是一个对当前某个问题不明白的普通老百姓,通过他对问题的探究把全剧串起来,把作家的意图向观众进行交代。根据辛克莱·刘易斯小说改编的反法西斯剧作《它不可能在这里发生》(1936)同时在全国22个城市上演,造成很大的声势。但正是由于他们演出的思想内容都比较进步,国会怀疑他们是由共产党控制的,1939年,国会停止资助该项目。

30年代,在美国共产党和《新群众》的组织下,左翼作家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这一问题,从作家的出身、读者对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作家的观点立场、文学是艺术还是宣传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许多作家、评论家,如美国共产党在文学方面的主要发言人高尔德、约瑟夫·弗里曼、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范·弗·卡尔弗顿等都积极参加讨论,高尔德在《新群众》和《工人日报》上的评论、弗里曼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选集》写的序言、希克斯的《革命与小说》(1934)、《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1935)、卡尔弗顿的《美国文学的解放》(1932)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在讨论中,他们批评过艾略特的“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福克纳繁琐艰涩的语言;赖特还批评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只关注女主人公的个人发展,因而“没有主题、没有寓意、没有思想”^②。

当然,左翼作家激情洋溢的话语并不是文坛上唯一的声音。当时,尤其在30年代后期,也有一些保守的作家出来批评左翼文学。艾伦·泰特和罗伯特·佩恩·沃伦本来想给他们在1930年发表的《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加一个“宣传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的副标题。泰特在1933年批评左翼共产主义文学是“把人类困境过分简单化……是逃避现实”。沃

^① 劳拉·布劳德尔:《唤醒民族:萧条时期美国的激进文化》,麻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

^② 芭芭拉·弗雷:《激进的陈述: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的政治与形式,1929—1941》,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伦在1936年说无产阶级文学失败了,因为它“把文学政治化”^①。3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情况的好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过去同情左翼文学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跟美共分裂,对左翼文学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政府对联邦艺术项目的限制也起了分化作用。当时,伊斯特曼的《穿制服的艺术家》(1934)批评前苏联的文艺政策;威尔逊发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批评文章,强调文学不是武器,“文学中的党派路线无聊透顶”。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新群众》和《党派评论》的大论战。1937年,后者公开脱离党的领导,它周围的作家们纷纷撰文攻击美共及左翼文学。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 Farrell)的《论文学批评》激烈抨击《新群众》和高尔德所代表的左翼文学。菲利普·拉夫在许多文章,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学:政治剖析》中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是把“一个党派的文学伪装成一个阶级的文学”^②。此后,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加剧了左翼作家的思想混乱,许多人退党。左翼力量从此大大削弱。但他们仍然在活动,1937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作家大会,海明威以记者身份访问西班牙,并在会上发言斥责法西斯主义。一些作家参加林肯支队支援反佛朗哥法西斯政府的斗争。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和《丧钟为谁而鸣》(1940)、斯坦贝克的《月落》(1942)、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诗剧《城市的陷落》(1937)、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守望莱茵河》(1941)等都是当年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多年来,美国文学界一直贬低左翼文学,认为左翼作家受命于前苏联,为共产党所控制,过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创作水平低,没有文学价值。但近年来,随着政治批评在美国的兴起,评论家开始重新评价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指出他们问题的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例如,劳拉·布劳德尔指出,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激进作家最后一次感到他们受大家欢迎并参与讨论什么是美国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也是激进作家最后一次努力探索如何创造一个从政治思想到手法技巧都比较老练高超而又能吸引广大群众的文学”,而且这种对“美国本质特性的争论、对美国历史的再认识……是用歌曲、舞蹈、文学、戏剧和电影来表现的”^③。她以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30—1933年发表的《北纬四十二度》(1930)、《一九一九年》(1932)、《赚大钱》(1933)为例说明左翼文学实际上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献式写实手法又有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不连贯性等技巧。里塔·巴纳德等评论家们还注意到30年代为了争取读者,作家们往往主动采用通俗小说的手法。巴纳德认为,在30年代严肃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因为当时人们可以随时通过无线电广播倾听高雅音乐,参观凡高或塞尚等名家的画展或购买他们的作品,高雅艺术本身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努力要创立一种新的激进文化,既非高雅也不低俗,既不是由一群孤立的艺术家创造的也不是自上而下由媒体巨头产生的”^④。此外,有些作家努力把大众文化的语言运用到他们的写作之中。兰斯顿·休斯、克利福德·奥德兹(Clifford Odets, 1906—1963)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严肃作家,但休斯写

^① 芭芭拉·弗雷:《激进的陈述: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的政治与形式,1929—1941》,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16—17页。

^③ 劳拉·布劳德尔:《唤醒民族:萧条时期美国的激进文化》,麻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74页。

^④ 里塔·巴纳德:《大萧条与富裕文化:肯尼思·费尔林、纳撒尼尔·韦斯特与30年代的大众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诗歌颂爵士音乐,他在剧本《难道你不想自由?》里采用了布鲁斯、爵士和其他通俗音乐的节奏来宣传他对美国黑人历史的进步观点。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兹甚至想去好莱坞把电影“变成为人民大众的真正的艺术形式”^①。他的表现纽约汽车工人罢工斗争的《等待“老左”》(1934)是在百老汇上演的最激进的无产阶级戏剧,其充满激情的语言和结尾处的“罢工!罢工!”口号非常有煽动性,但它那基本没有舞台布景和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的做法又是一种创新,对后来的剧作家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奥德兹的《醒来歌唱》(1935)、《金孩子》(1937)和《发向月球的火箭》(1938)等又重新上演并受到好评,说明奥德兹的剧作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还是富有艺术魅力的。左翼文学也许有种种缺点,但它并没有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牺牲文学使之为政治宣传服务。斯坦贝克表现流动农工悲惨生活的《愤怒的葡萄》(1939)、《人鼠之间》(1937),亨利·罗思(Henry Roth, 1907—1995)的《称它为睡觉》(1934),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等都是30年代出色的文学作品。

即使并未积极参加左翼活动的作家也更有意识地关心社会现实,福克纳的《圣殿》(1931)、《八月之光》(1932)都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另一位南方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虽然主要描写南方社会与家族,但也为《民族》、《新共和》等左翼杂志撰稿。尽管奥尼尔的《卖冰的人来了》(1934)要在1946年才上演,但这个剧本还是多少折射出他在30年代的心态。

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些作家出版了他们极为优秀的作品,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系列小说的主要作品除了《喧哗与骚动》外,基本上都是在这阶段发表的。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在基韦斯特形成的秩序观念》(1934)、《带蓝吉他的女人》(1937)最终确定了他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虽然弗罗斯特与艾略特已是成名作家,但前者的《诗选》(1930)和《更广阔的领域》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而后的《四个四重奏》(1943)则是他诗歌生涯中的又一部力作。至于南方诗人的兴起,不但发扬了艾略特的传统,还为美国文学带来了自己的批评理论。

三、从“平静”到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震惊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冷战就拉开了序幕。从此,美国以头号强国的面目出现于世界。

作为在大战中获益最大而损失最小的国家,战后美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发达和扩张的时期并充满信心地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科技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1950年末美国已经开始使用核反应堆发电,1951年电视信号能够横跨东西大陆,发射到全国各地,1952年底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开始建造,跨越大西洋的电话线也已经铺设,1958年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民航开始使用喷气式飞机,1959年它的疆土增加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州。五六十年代还是美国人口爆炸的时期,从大战结束时的大约一亿五千万人口,10年增加了18.5%。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仅从1948到1958年的10年之间,美国建造了1300万家庭住宅,从此出现了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并促使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和汽车旅馆或汽车电影院等设施的发展。1954年底特律

^① 劳拉·布劳德尔:《唤醒民族:萧条时期美国的激进文化》,第7页。

建成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购物中心。为了方便生活，家用电器日新月异，1948年洗衣机的销售量便超过400万台。1950年电视机的销售量高达700多万台，90%以上的家庭拥有电视机。汽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1950年美国生产的汽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65%，到1955年，一年之内的销售量达到近800万辆，1960年全国60%的家庭拥有汽车。大战前不到2%的旅客乘飞机旅行，但在1956年，坐火车和乘飞机出行的旅客人数已经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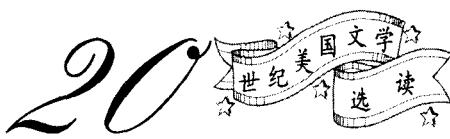
然而，这也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时期，在中产阶级收入不断提高、人们乐观向上的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20%的人民看不到希望。贫富之间、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郊区居民与城市贫民区居民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为60年代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不安定因素。

这时期美国政治和社会趋向保守。表现之一是人们重新强调宗教的作用，性别角色也十分明确，在家庭中父亲永远是权威，母亲则应该呆在家中养儿育女、伺候丈夫，甚至女孩也只玩代表女性美的芭比娃娃（Barbie doll）^①。当然，在政治上，这是个反共冷战的时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都被认为是“红色恐怖”，是美国的敌人。一时间，政府雇员要宣誓忠诚于政府，科学家奥本海默（Charles Oppenheim）对过分发展热核武器提出质疑而受到怀疑，不少好莱坞的剧作家上了黑名单。1950年2月，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声称共产主义分子已经渗入美国国务院，后来又不断强调他们甚至打入了军队和政府的高层机构，从而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迫害运动。最典型的例子是1953年罗森堡夫妇被以间谍罪判处死刑。

美国乐观自信的时代精神在1963年11月22日随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事件而烟消云散。从此，美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一方面在国际上冷战加剧，如1960年前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的事件、1961年企图颠覆古巴卡斯特罗政府的猪湾事件、1962年由于前苏联企图运输导弹到古巴而引起的冲突，当然更重要的是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美国的冷战政策及扩张行动在国内受到人民的反对。60年代，争取自由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反对校园内政治压制、争取言论自由的学生运动以及反对越南战争的罢课示威、贫民区的骚动等事件此起彼伏，加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黑人运动促使印第安人看到自己面临的困境，也开始了他们的抗议和示威。妇女领袖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和格萝莉亚·斯坦能姆（Gloria Steinem）开始质疑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发动了妇女解放运动。人们对政府普遍失望与不信任，抛弃旧的信念和追求，对一切权威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挑战，强调个人在追求幸福时有采取自己方式的自由，在性观念、性行为，甚至毒品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这一切有其积极的效果，如民权运动结束了种族隔离的制度，改变了美国的种族关系和南方的面貌。但反文化生活方式造成的性自由及吸毒等负面影响也为社会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所有这一切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中发生的问题都在这时期的美国文学中有比较真实的反映。不过，动荡不安的60年代文学跟平静保守的50年代文学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二战后，在小说方面，老一代作家如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等仍在继续写作。尽

^① 这是50年代在美国十分流行的一个洋娃娃，她身材的三围非常标准，模仿当时流行的时尚服饰。



管他们都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①，但功力已经不如以前。海明威的《过河入林》(1950)刚出版就受到评论家的严厉批评。福克纳的情况好一些，但他本人常常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耗尽才华。大战结束后，战争小说很自然地流行起来。年轻一代中参加过战争的作家开始在40年代末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如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欧文·肖(Irving Shaw)的《幼狮》(1948)、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的《漫长的行军》(1952)等。虽然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求作家反映民主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但他们往往受3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质疑军事组织的权力和军官阶层的残酷与没有人性。^②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22条军规》(1961)不仅跟其他战争小说一样，揭露战争的恐怖、军队的官僚主义以及军事与工业组织如何左右人们的生活、摧残人的精神，它还在技巧上有所发展，大量采用象征手段和超现实主义手法，使整个故事荒诞不经却又寓意深刻，开创了“黑色幽默”的先河。

随着冷战与麦卡锡主义的加剧，美国作家开始反思美国价值的真实内涵、考虑个人是否应该顺应时势和社会规范。50年代作家普遍批评郊区中产阶级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企业、公司对人的个性的压抑。甚至连社会学家大卫·莱斯曼和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盖尔布来思都撰写论著对社会过于强求一致而扼杀个性表示忧虑。^③但影响最大的著作可能是塞林格(J.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和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长诗《嚎叫》(1956)。前者对读者起了振聋发聩的“神化”^④作用。小说刚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其魅力经久不衰，多年来一直是大中学生心爱的读物。小说讲述中学生霍尔顿在纽约的几天经历，他的苦闷、寂寞和最终的精神崩溃反映了50年代青少年的心态与精神世界，“通过把天真理想和罪恶现实的冲突具体化和戏剧化，使人们重新评价美国梦”^⑤。为此，塞林格被誉为“50年代青少年的目标与价值观念的代言人”。由于这本小说所抨击的种种丑恶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由于它“很真实地表现了当今(20世纪末)青年的问题”^⑥，因而今天仍是美国中学生的阅读书目之一。

至于金斯堡，他和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劳伦斯·佛林盖逖(Lawrence Ferlinghetti)等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文化的“垮掉一代”^⑦。他们抽大

① 福克纳在1950年获得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于1954年而斯坦贝克则在1962年得奖。

② 林达·瓦格纳—马丁：《世纪中期的美国小说：1935—1966》中的第二章“各种各样的战争”，纽约：特维恩出版社，1997年，第53—72页。

③ 莱斯曼写了《孤独的人群》；盖尔布莱思的著作《富裕的社会》。

④ 伊哈布·哈桑：《极端的天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61页。

⑤ 同上书，第259页。

⑥ 见罗伯特·戴维斯编：《当代文学批评》第56卷，底特律：盖尔研究出版社，第317—318页。

⑦ The Beat Generation 在中文里常常译为“垮掉的一代”，但创造这名称的凯鲁亚克在1959年的《垮掉的一代的起源》中称：“‘beat’一词原意为贫穷、穷愁潦倒、过流浪生活、悲哀的、在地铁睡觉的。由于此词正在成为一个正式的名词，它正在被扩展到包括那些不在地铁睡觉但有一种新的姿态、或新的态度（我只能描绘为）一种新的道德态度。‘垮掉的一代’已经成为在美国在生活方式方面的一场革命的口号或标签。”见A.罗伯特·李编：《垮掉的一代作家》，伦敦：柏拉图出版社，1996年，第1页。但“beat”一词还相当于诗歌或音乐的“节奏”，从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说，它有“被打垮、被异化、被边缘化”的含义，代表从边缘看社会，拒绝社会，拒绝社会的规范与行为准则的一种态度；由于这些诗人或作家相信禅宗佛教，它又有“纯真、福祉”等意思。

麻,过放荡不羁的生活,以持不同政见的文化战士自居,通过诗歌和小说来揭露中产阶级的美国和官方政治,冲击传统的观念、习俗,甚至生活方式。他们的出现受到欢迎,也引起恐惧和攻击。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争论,现在的共识是:“垮掉一代”的诗人和作家在嬉笑怒骂的背后是对生存危机的严肃关注。他们企图通过嘲弄调侃来颠覆已有的秩序,惊醒读者,解放受各种压抑,包括性压抑的年轻人,使他们考虑建立新秩序和重建一个新的美国。

“垮掉一代”作家更大的贡献在于对文体的试验和改革。金斯堡直抒胸臆而又激情澎湃的长句一反艾略特的非个性诗歌理论,冲破新批评派为诗歌规定的种种束缚,掀起一场新诗歌革命。当时已经成名的老诗人威廉斯把金斯堡给他的信件收入长诗《佩特森》。金斯堡 1955 年在旧金山朗诵了他的代表作《嚎叫》,他的朗诵震撼了罗伯特·洛威尔——一位紧跟新批评规范的诗人,迫使他改变诗风,采用个人化的话语,反映个人的情感与心态,从而在年轻人中间造就了一批诸如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塞克斯顿(Ann Sexton)等自由派诗人。凯鲁亚克一气呵成的小说《在路上》综合多种文学体裁和表现手法。它既是游记小说又是一个青少年成长的故事,既刻画人物流动的心理意识又描述具体的游历过程。它通过主人公一路追寻而又始终未能实现梦想的经历嘲弄了美国梦和西部理想天堂等美国神话。凯鲁亚克的“自发散文”把写作过程和游历过程高度统一,迫使读者分享他的经验和感受。这种试验文体虽然模仿者不多,却启发作家在手法和技巧方面进行多种探索和实验。

50 年代的作家不但重新审视美国社会,也不断反省自我,探讨人的本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作家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索和表现。贝娄的《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雨王汉德逊》(1959)、《只争朝夕》(1956)和马拉默德的《天生运动员》(又译《呆头呆脑的人》,1952)、《店员》(1957)等以犹太人的心路历程为主题,也使犹太文学形成了美国文学中比较独立的一支力量。南方作家奥康纳的《慧血》(又译《智血》,1952)与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1955),甚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1952)关注的也都是人性这个大主题。但最出色的恐怕是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虽然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黑人少年的成长过程,反映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但他更关心的是西方现代人具有共性的命运问题。50 年代并不重视黑人作家,但《看不见的人》使埃里森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图书奖的黑人作家(1953)。1965 年,200 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一致推荐该书为“最近 20 年来出版的最为出色的一本书”,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小说把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也不是因为作者充分运用黑人的语言、民间传说或音乐舞蹈和宗教仪式等手法,而是因为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他们都从主人公只有转入地下才能保持他的思想和灵魂的经历中发现他们共同面临的社会压力和对生存意义的困惑。

在戏剧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戏剧家跟小说家一样,也表现战争及其后果,如托马斯·赫根(Thomas Hogan)和乔西亚·洛根(Joshua Logan)根据小说改编的喜剧《罗伯茨先生》讽刺一位暴君般的海军指挥官。但影响更大的恐怕是根据《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改编的戏剧。此剧 1956 年开始上演,反映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虽然当时社会日趋保守,但剧作家还是用戏剧表现政治权力的腐败作用,如 1956 年根据罗伯特·潘·沃伦的